春秋經傳比事

春秋經傳比事卷十八

閩　林春溥　鑑塘

昭公四

十有八年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公羊曰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

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衞陳鄭也數日皆來告
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
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
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
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
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
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
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
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
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
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
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

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六月邾人入鄅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

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
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
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
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
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
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
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
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
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
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
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

隣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冬許遷于白羽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附錄國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先而後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卒鑄大錢

十有九年戊寅○曹悼公午元年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春宋公伐邾

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郳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邾人郳人以下傳在許止弒君之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穀梁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己卯地震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

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集韻棄通作去）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孫書）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駟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

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子
瑕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
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
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
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
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
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
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
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
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

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二十年己卯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

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

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僚 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夏曹公孫會自鄸 穀梁作夢 出奔宋 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

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爲質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穀並作輒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

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

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
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
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
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
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
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
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
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
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
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
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
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

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羊作甯下同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

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

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

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

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史記年表齊景公與晏子狩入魯問禮

〇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

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
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
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
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
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
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
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
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
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
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
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

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史記曰子產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附錄國語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

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
無射有林耳不及也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
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
人愼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
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
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故樂器重者從細
輕者從大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
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
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
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
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
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
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
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
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
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
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
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
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

二十有一年 庚辰○蔡悼公東國元年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

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

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贏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贏亂所以優容民也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費遂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

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卽貙）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

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
水
八月乙亥叔輒卒公羊作叔痤
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
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
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
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
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
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

之恥也將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
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
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
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
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
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
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
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
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
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
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
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

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梁作東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

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

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平巳春齊侯伐莒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

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

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

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

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

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閒 公羊作昌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肹伐皇大敗獲鄩肹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

子旅氏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二十有三年壬午○周敬王丙元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

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郊傳在叔鞅卒之前○公羊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

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穀梁作雞甫）胡子髡沈子逞滅（逞公羊作楹 穀梁作盈）獲陳夏齧（公羊曰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

之主中國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

吳少進也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

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天王居于狄泉公羊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尹氏立王子朝穀梁曰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八月乙未地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大

子諸樊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並有公字　穀梁曰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公羊曰殺恥也）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

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有四年癸未○蔡昭侯申元年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公羊作叔孫舍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公羊作鬱釐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

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冬吳滅巢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葬杞平公

春秋經傳比事卷十八終

春秋經傳比事卷十九

閩 林春溥 鑑塘

昭公 五

二十有五年 甲申○杞悼公成元年 春叔孫婼如宋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

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公喪政四君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公穀並作叔倪下同）會晉趙鞅宋樂大心（公羊作世心下同）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

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鸜鵒來巢 公羊作鸛鵒○傳曰記異也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

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秋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梁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初季公鳥（平子庶叔父）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公鳥弟）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公鳥妻）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公鳥妹）曰公若（公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

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

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羊曰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夫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

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穀梁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公羊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

穎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昭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辱敢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

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

從公丁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
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
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
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
馬而歸公徒執之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位於廟己
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
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
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
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

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

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有六年乙酉○宋景公欒元年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夏公圍成穀梁曰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

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梁丘據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衞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汝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

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淵捷）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聲子）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武子字）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

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公羊作剸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
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
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
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
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
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
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
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
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

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
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
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
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
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
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
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
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
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
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
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
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

狀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
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
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
大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
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
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
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
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
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

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
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也與天
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
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
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
之

二十有七年丙戌○楚昭王軫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

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光以其子爲卿季子至

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公羊曰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梁作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

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郤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樂祁與北宮貞子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

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
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
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
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
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
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
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
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
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
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

知天訓以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有八年丁亥○曹聲公野元年○吳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甯公羊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
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
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
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
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
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
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
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
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
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
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

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

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羊作甯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樂霄爲銅

悅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
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
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
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
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
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
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
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
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 戊子○鄭獻公蠆元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

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 玉名 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

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公爲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秋七月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

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

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穀梁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

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

徵過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厎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

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汝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禹穀梁作羽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

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 庚寅○晉定公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穀並作櫟下同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以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傳伯荀躒唁公之役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秋葬薛獻公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公羊作黑弓）以濫來奔（穀梁曰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者不言叛也）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

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三十有二年辛卯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公羊曰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

爲不繫乎
晝諱亟也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夏吳伐越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

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韓不信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世穀梁作大鄭國參曹人莒人公穀並有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

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
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
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
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
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
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
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
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
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旣而
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
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公於是乎

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

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附錄史記年表曹平公弟通殺襄公自立

春秋經傳比事卷十九終